

青年軍人叢書

第三種

知識青年從軍論叢

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

書贈從軍公務員

蕭傳賢

中國自古建國無文武之分，政府官吏亦無文武之別，雖職務各有不同，而在國家有事之時，全體成爲執干戈衛社稷之士則同。政制完備，無過於周，周之制度，全國之人，上自王公卿大夫，下至一切國民，政治上之責任，完全相同。其在平時，無人不受教育，無人不從事生產。而在戰時，無人不爲戰士。周官六卿，在行政上雖各有所掌，而於教育則各爲一鄉之長，於作戰則各爲一軍之將。銓鈐之政，牧養之官。五家之長，卽一命之士，卽大學之良。而在平時，卽行政之骨幹，在戰時卽軍師之下級幹部。苟讀禮有得，必能知周之爲舉國皆兵，舉朝皆將。無文武之別，無不能作戰之人。其所以能領袖萬國造成郁郁乎文之高度文明者以此。自秦漢而後，載經失傳，司馬司空失官，政典事典，皆無可考，教育軍事經濟三者之責任，由合而分，於是貧弱與亂，遂爲相因而至之結果。二千餘年來，國運之愈趨衰微，良由於此。今國家遭逢千古未有之憂患，強敵入寇，蹂躪我土地者幾半，殘害我同胞者千萬，而全國受教育之士，除一部軍官外，餘皆隨軍隊之轉進而退。今戰事已至生死存亡之關頭，若非適齡之士，奮起入伍，人人盡其護國保民禦敵圖存之責，則抗戰建國之勝利與成功，豈可坐而俸至。我

主席鑑於國事

知識青年從軍論叢

二

危亡之邊境，發動青年知識分子從軍之召。復鑑於完備之軍國教育組織，其深沉已二千餘年，完全恢復三代之盛，絕非一朝一夕可致，故慎之又慎，制爲志願兵制度，以爲完成徵兵制度，確實推行三平原則之發端。惟望同僚諸士，毅然興起，尙體力之可勝，何難自任其責。至於從軍之事，本爲國民應盡之職責，絕非奇異超羣之行爲。鄉野匹夫，既人人所樂爲，何國家士宦，有特殊之可云？特望從軍之士明於此理，於服從號令，遵守軍規，嚴受教訓，誓共生死四大綱要，認真實踐。他日諸君勝利歸來，以戰場決死之精神，從事於行政之工作，但有十一之人員，大足整頓行卒之綱紀。抗戰之勝利在於此，建國之成功亦在於此。故諸同僚奮志從軍之日，卽革新中國行政奠基之時，敬祝諸君身心康健，百戰百勝。

（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重慶各報）

本人參加革命鬥爭的經驗

居正

遠在國十年前，本席二十五歲時候，到武昌去遊學，那時漢陽鐵廠和兵工廠，有一營工兵駐在龜山保衛兩廠，本席有一族兄在鉄廠作工，那時我很想去當兵，族兄不許，而且沒有介紹，不可以入伍，結果當兵不成，乙巳年跑到日本，本想入成城學校學武，因限於自費，窮學生籌不出一筆遊的學費，於是將就學法政，現在想起來是一大遺憾。何以故，凡是一個革命黨人，必須是排除障礙，大者用甲兵，小者用金錢，所以要有充分的軍事知識與訓練，才能夠拿起槍砲去上戰場。

當時革命領袖諸公，他從激勵我們同志能進軍事學校，他本人雖不是完全軍人，而對於中國及世界著名的兵書，都深切研究，拿破崙戰術，尤其熟習，鎮南關之役，他親上砲台，指揮砲砲，所以後來常常統率大軍。黃克強先生本來是南湖書院學生，後來進了革命黨，便棄文就武，如欽廉之役，防城之役，廣州三月廿九之役，皆身臨前陣。辛亥在漢口漢陽，鏖戰一個多月，自後任陸軍總長，南京留守，統轄南方各軍，那時一般知識青年多受感召，以能荷槍實彈射擊爲榮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如福建林曉爽、林覺民、陳興新、方聲洞，四川喻培倫諸先烈，都不過廿來歲。最初同盟會，國內國外同志，

爲數有限，祇是拿手槍炸彈，弄得滿清政府，天翻地覆，手搖腳亂，並沒有特別神祕，是因爲革命黨的一般青年氣盛，而且都有犧牲的決心，前仆後繼，卒把滿清打倒。尤其是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革命青年爲挽救中國的危亡，解除人民的痛苦，大家都願把自己的生命自由權利，完全犧牲，而去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。結果打倒袁世凱，打倒軍閥，這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事實。當時如果一般知識青年，都怕危險不肯當兵打仗，還談什麼革命呢？能起上前綫打仗，各位以爲是很危險的事，其實不然。因爲到了戰場，腦袋中充滿着熱血，一切生死，皆置之度外，根本就沒有感覺了。本席曾打過幾次仗的，確有這一種經驗，不是欺人。辛亥武昌首義在漢口，八月二十八日，參加劉家廟之戰，打了勝仗，九月初七日，親自督戰，從漢口大智門打到劉家廟，（沿途遇着死屍，還拿來做臨時槍架）奪回幾門大砲。追到攝口，碰着了一股北兵頑抗，結果我的衛隊八人，只有一個在，本人回頭一望，遭受了飛彈，即時卒倒，醒轉時方知道是老百姓用門板把戰抬下來，我還揮兵前進，一點也不覺得痛苦。

第二次在吳淞要塞，當時司令姜國梁暗地與北兵勾結，本席報告陳總司令，（英士先生）總司令即命我前去砲台看看，本席馳往砲台，那時局勢極爲嚴重，司令不見，台兵四散，我們亦手空拳，振臂一呼，召集台兵，重整旗鼓，第二天早起，即發現北洋軍艦由崇明北口駛入。田梓琴同志，非常興奮，高聲喊着快開砲，台上砲兵面面相覷，最

可笑的吳淞要塞的大砲，庚子以後，從未放過，本席親自上台，命砲兵掉轉砲口，裝上砲彈旋轉瞄準，砲兵初視余，謂大砲不好放，請司令官試試看，本席向前，扣住砲門，放手倒退，轟然一聲，滿台驚喝，余復命八門俱發，砲聲隆隆，北洋艦隊，開砲還擊，結果半變聯隊小艦，及運送艦。相持二十餘日，向嘉定轉進，又退到南京，情勢混亂，亂雨花台退下士兵，有棄槍逃者，我等拾起槍枝，橫衝直撞。不到兩天，南京失守，我等匿在江邊蘆葦間二晝夜，輾轉繞回上海，亡命日本。

第三次民國五年討袁之役，本席奉命到山東去，五月四日，率兵抵濰縣，與北兵第五師勁旅對陣。我們不過幾百人，只是短槍盒子砲，第五師據濰縣，高厚城池與堅固營房。我們不顧一切，和他們死拚。比晚攻入濰縣東城，他們死守西城，不能攻克。五日拂曉，進攻營房，本席親上前線，經過半日激戰，死的死傷的傷，只剩下本席三幾人，不得已暫退下來。現在回想前事，真是慚愧萬分，因為那時本席不是軍人，所帶的兵，都是烏合之衆，未曾受過嚴格訓練，指揮上總不能唯命是聽，而且不容易達成任務。嗣後袁世凱死，所部奉命解散，更是千難萬難。因此知難而退，誓不帶兵。民國八年，總理復令我到廣東帶兵，民國十一年，又令我接黃大偉的兵，我皆力辭，所以者何，自覺非軍事專家，以文人而任武事，畢竟隔膜，如果我早年當過兵或入過軍事學校，我想這一連貫的革命，或爲本黨多出點氣力，也未可知，現在老朽庸庸，根本不中用了。

諸位要知道，生此大時代，不僅個人要有軍事知識，革命要有武力，凡是一個國家，離了武力，便是不能生存的。羅斯福總統，在這次競選演說，「不但打仗要徹底，將來勝利以後，并且要建立永久維持和平強大的武力」。各位想想美國國富兵強，形成世界盟主，穩坐西半球，誰個敢向他侵犯，他們爲什麼遠喊着建立長期強大的武力呢？這原因很明顯，他們早看到世界上亂子，以後是要多起來，第三次第四次大戰，是會繼續不斷的演出。你們這一代，是有許多戰爭，如同海潮一樣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在這種情勢之下，一般知識青年，若再像以前八股時代，文縐縐樣子，簡直是不能生存的。況且大難當前，我們不上前綫，拿起槍砲，打退強寇，希望後方苟且享福，那是夢想。

抗戰到今天已經八個年頭了，中國尚能巍然存在，并且爲四強之一，這全是前方將士，拿血肉支撐的，但是最後勝利全憑着我們新血液注上，壯我們士氣。現在我們的國家，到了最嚴重關頭了，我們知識青年，要負起復興的使命，一致奮發，挽此危局，所以中央發動知識青年從軍，意義非常重大。諸位看看，外國大學的知識青年，多半上前綫去了，教授老師的，也多半在工廠裏做工。本席當接到美國學生來信，說美國大學的義勇學生，差不多從軍的從軍，做工的做工，女子們也是一樣，學校里非常冷靜。教授們兩個星期，回校教課一次，可見人家教授、學生，都認當兵爲國民義務，我們難道甘

爲人從嗎？所以知識青年從軍，在外國是司空見慣，而在中國，却是從去年纔開始，各位或是要反詰，汝的兒子，何不當兵，本席可以說，我的兒子大學畢業，二十七年就當兵去，我的姪子也當兵，我的外孫也當兵，我本家在半淪陷區的壯丁，差不多都完了。各位今天，爭先恐後，簽名登願，本席實在高興，好男兒有志氣，語云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」各位由此出身，躬冒矢石，一戰成功，不但可以報仇雪恥，還我河山，并且令我中華民族子子孫孫永享和平樂利，這確是繼往開來的事業，千載一時的機會，今天各位這樣熱烈，這樣踴躍，本席除表示無限欣羨外，對諸位希望更大，諸位一定是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功的好英雄。

（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播講報）

青年從軍與民主問題

鄒魯

我是三月廿九廣州革命之役後死的一人。民國成立，定是日爲紀念日，後來又定爲先烈紀念日，近來又定爲青年節。青年團來信，要我是日對於青年從軍和民主問題發表意見。每年這一天我總要被請寫文章或說說話，因此便答應青年團了。我的意見如下所述：

(一) 青年從軍，在現代進步的國家裏，根本是不成爲問題的，因爲依照普通兵役法，凡屬於國民，只要達到兵役年齡，無論貧，富，貴，賤，智，愚，賢，不肖，都要一律去當兵。在我國，因爲政府特別愛惜知識青年，纔有青年不從軍的現象，也纔有青年從軍問題的發生。抗戰至今，已九個年頭，前方將士奮勇殺敵，前仆後繼，是誰都欽佩的，但尙未能得到迅速的勝利，這個關鍵，恐怕知識青年未能踴躍從軍，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原因，因爲旁的不說，單就使用機械化武器來講，若非有知識青年來使用，效用就要大大減低了。所以我國不要做現代進步的國家則已，我國青年不要做現代進步的青年則已，否則我全國知識青年就應該踴躍從軍。至於國民黨的青年黨員，那更不消說了。因爲國民黨是革命黨，進了革命黨的青年不去從軍，還配叫做革命黨員嗎？即以我來

說，十九歲時，我在大埔創辦樂羣中學，就提倡革命；二十二歲到廣州創辦潮嘉師範及在法政學校肄業時，做同盟會的主盟人；二十四歲時值清帝后殯殮，我在廣州主持防營起義。此後歷次革命，無不參加，當過小兵，也當過統帥。當小兵的時候，有槍拿槍，無槍拿炸彈，連炸彈也沒有時候，就拿刀拿棍；做統帥的時候，曾當過大總統的特派員，曾代行過大總統的職權，又曾做過總司令，因為革命黨遇到革命的時候，就要實地革命，不管當小兵好，做統帥好，都是適應環境的要求，自己無從選擇。就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來說，當時許多小兵都是留學生，朱執信先生當過多年的教授，也祇做一名小兵，譚人鳳先生鬍子很長，想做小兵，黃克強先生還不讓做呢！統計這役死事的人，全數都是青年，而尤以二十五歲至三十歲的為最多（拙著『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』有表列囑）。總理於同盟會成立時，見全國青年踴躍參加，方信革命能及身而成。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全國青年慷慨赴革命，故不半年而武漢起義，更不百日而民國告成。這都是青年參加革命，及青年從軍的效果。以已往律現在，則我知識青年踴躍從軍之日，當即為我國蕩平倭寇之時。

（二）其次，關於民主問題。一提到這個問題，就不能離開國民黨。因為我國自唐虞以後，數千年來，擾擾攘攘，莫不為一家一姓而事爭奪，若純以天下為公之心，真正為着國家民族來革命的，實自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創辦本黨始。民國以前，大家只知忠

君，自命維新之士，則主張「保皇」終其極亦止於說到。一開明專制」。若沒有本黨的奮鬥，則數千年的君主政體與數百年的清廷專制無由推翻，民國亦無從產生。民國成立以後，其初黨派林立，結果爲袁世凱威脅利誘，作其爪牙，洪憲覆沒，而乃甘受軍閥利用的尙復不少，在此時期內，若非國民黨繼續奮鬥，獨遏狂流，則更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說到此次抗戰，若非國民黨領導堅持到底，不要說不能與反侵略盟邦共同作戰，爭取最後的勝利，恐怕國家民族早已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了。但國民黨雖然如此努力，如此犧牲，以革命取得政權，不特非爲一家一姓謀，且亦非爲一黨謀，其最終目的在召開國民大會，制定憲法，還政於民。若非抗戰發生，當早見諸事實了。即在抗戰期中，亦未嘗一日忘此目的，二十九年參政員中雖有緩開國民大會的主張，而三十二年十一中全會仍決定於抗戰勝利後一年內召開，今年三月一日 總裁復宣布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，以便還政於民。所以在我國，創造民主與維護民主，而能以事實表白於全國國民之前的，唯有國民黨。清末至民國的歷史，彰彰具在，可以覆按。然此數十年中，身與國民黨爲民主而奮鬥者，固有人在；而爲人蒙惑致一時與國民黨之民主奮鬥立於不同方向者，亦未嘗無其人，試一檢省，當可恍然。我於此願鄭重說幾句話：國民黨奉 總理主義爲民主奮鬥數十年，凡黨外有反民主的，國民黨固不惜犧牲努力以剷除之；萬一黨中有反民主的，國民黨亦決不惜犧牲努力以剷除之！深望愛護民主的國民及黨

派，一心一德，與國民黨共同奮鬥，則真正的民主可實現，也是作者所馨香祝禱的！

（卅四年三月卅一日中央日報）

報國的機會太難得了

馮玉祥

現在是國家多事之秋，正是男兒許身報國的好機會，我們正好趕上這一個好機會，多湊巧，多夠福氣！

班超投筆從戎，歷史傳爲美談。和班超同一時代的人，少說也有一萬萬吧，爲什麼他們都不能在歷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？就因爲他們不肯扔掉筆桿！

我們如何？抗戰支持了八年多，我們的忠勇精神不比人差，就只是吃了哲學上的虧，我們的祖先教我們立身處世要吃虧要讓人，可是日本鬼子却崇尚侵略的哲學，什麼大陸政策，海洋政策，無非是要滅亡他人的國家的一套把戲，中國碰上了她，也就不不得不吃虧。我們讀書多了的人。以爲拿槍是嚇人的，還是講「人道」好一點。但是，人道好聽是好聽了，可是未免太渺茫，沒有武力，不能拿起槍桿，也就無從談人道。

有些人以爲從軍是好的，將帥起於行伍，可是有一樣不好，槍砲無情，遇着了就不得善終。關壯繆、岳武穆，都是忠義貫日月，我們的先祖入關岳廟，無不三叩首，我們這一代朝謁關岳，要行三鞠躬禮，將來的禮貌不管，怎樣改變我們的子孫，對於關岳二帝也一定必恭必敬，但他們是怎樣死的呢？史可法、文天祥，他們也都是忠臣義士，

他們又是怎樣死的呢？在害怕鎗砲的人的眼光中，也許以爲這就不是善終，他們也許以爲必須安睡在家裏，子女在兩旁侍立着，看着他們哭哭啼啼，才兩眼一翻，雙腳一伸的死去，才是善終。但是，關岳文吏等人，才是爲全世界人士所歌頌景仰的，沒有了他們，歷史也不成其爲歷史。在家裏安然死去的，後世又有誰還記起他呢？我們生當這個時代，我們要轟轟烈烈的爲國家爲民族而死！

② 且從軍也不一定就會死，據我最近在威遠的統計，該縣共有九千八百軍人家屬的戶口，參加作戰死了的不過二百多位，祇佔千分之二二的比例。

也有人說，從軍是好的，但當此湘豫戰事失利的时候就不想從軍了。在戰史上看，愈是失敗，愈有成功之希望，常常打勝仗，不見得沒有失敗的危險，勝敗要看最後五分鐘，太平洋戰事發生，美國不是連連敗北嗎，但如今，不俱快要恢復所有的失地，而且還能踏破東京。

我們今天爲了要國家獨立民族復興，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，爲了子孫不作亡國奴，爲了自己能像個人的活着，我們非拿出血本來不成的！

當前報國的機會太難得了，我們要迎頭把它抓着，不要讓它過去了才追到日本鬼子在俯首就擒的時候，我們才從軍，那就遲了！國父告訴我們：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，這所謂做大事，就是說要以短促的生命來造就國家千萬年不朽的基業，在當前來說，

從軍就是大事，有志氣的青年，從軍去吧！

（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掃蕩報）

青年們從軍報國的時候

吳鐵城

青年從軍運動自推動以來，兩月之內全國各地方風起雲湧，響應這偉大的號召，無論在後方各地方，或是淪陷區，情緒都很熱烈。除了一些地方，因為交通不便，通訊遲滯關係，沒有詳細的報告之外，報名登記的已經有六萬九千人。廣東、廣西、湖南等省，因為戰事影響，發動較遲，成績稍差。其他各省報名登記者，都超過預定名額。重慶中從軍人數配額為五千人，現在報名從軍的已經有七千人。大家自動報名登記，爭先恐後，而且有許多美談。譬如說：年齡不及格的，多報歲數。馮玉祥先生公子，年方十四齡，因為身體很高，他去報名時就多報幾歲，終於因為年紀小致未錄取。有些家庭父母兄弟，不願叫他去的，他私自報名，或者改變姓名去報名從軍，使他家長無法找他。如四川各縣知識青年報名之後，他們希望立刻中入營，免得使他父母知悉，受種種環境影響，動搖他自己的意志。有許多縣份報名志士，要立刻出發，交通工具沒有，甘願步行，經過沿途各地，各地青年也聞風而起，自動隨隊參加，成千成百齊往成都集中。由這些情形看來，由這些事實表現，我們中國青年是有覺悟的，有希望的，他知道國家有難的時候，應該奮身救國，不讓古人投筆從戎專美於前。這種體體壯勇的表現，象

徵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燦爛，無論國家遭遇怎樣危急艱難，我們都能克復，突破難關。這就是說：「中國第二代的青年一定可以担当起責任，使中國富強起來。」我個人年齡已經快到六十歲，自然是屬於第一代的人，或者不能看見將來中國的富強，但我們看見這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熱烈，使我的信心更為增強，我深深相信中國的富強，必能在中國第二代青年手上完成，中國的國民革命，也必能在中國第二代青年手上完成，三民主義的全部實現，也要靠我們第二代青年來完成的！

從這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熱誠展開，可以試驗出我們的國家越是艱危之際，全國國民越信仰我們的領袖，信仰我們的主義，越擁護我們的政府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：國家到了危險艱難的關頭，是需要有一個全國人民所信仰的最高領袖，來領導，來團結禦侮，要有中心思想，要有強有力的政府，才能突破難關，轉危為安，這是中外古今不易的道理。看到這次運動的成功，我們國家民族前途，是很樂觀的，無論現在一時怎樣艱苦黯淡，但前途無疑的是光明。

順便說到現在的軍事，我們已有新的部署，運用新的戰略，定能予敵人以嚴重打擊，以堵擊其繼續前進。中國是一個反侵略同盟國家，這次反侵略戰爭，戰略是整個的，某一方面軍事的演變，可能牽動全局，我們盟國在歐洲在太平洋，正向敵人積極進攻，尤其是美國，他不會忽視中國在反侵略戰線上的重要性，而要積極的援助我們，因為我